

语义范畴的认知语言学诠释

邹智勇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430063)

摘 要: 认知语言学的典型理论基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经验和观察对范畴这一经典概念提出了全新的阐释, 目前已成为国内外语言研究的热点。本文立足于典型理论的基本观点, 分三个层次介绍了语义范畴的图式结构、切分机制和客观属性, 从认知等角度论证了它们的客观存在,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它们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及其所具有的语言学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典型理论; 语义范畴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0)03 - 0041 - 06

范畴化是人类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范畴化能力, 我们根本不可能在外界或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Lakoff, 1987: 6)。范畴的研究由来已久, 以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为基础的经典范畴理论认为, 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最终分析成若干二元原始特征; 每一个范畴都跟一整套成员标准或者限定性质相关, 两者都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符合所有条件的每个实体都是该范畴的成员, 不符合任何标准的实体都排斥在这个范畴之外, 范畴的边缘是清晰的; 范畴内的所有成员地位相等 (Taylor, 1995)。然而这一理论却受到了来自实用主义哲学和认知科学的有力挑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 Rosch (1975) 在其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典型范畴理论, 即人类建立的范畴其实都是典型范畴; 范畴是凭借它的典型特征, 而不是什么必要和充分条件建立起来的; 一个范畴的成员具有“核心”和“边缘”之分, 彼此之间地位并不相同, 核心成员具有特殊地位, 被视为范畴的典型成员, 边缘成员则根据其典型成员的相似程度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非典型成员地位; 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典型理论基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经验和观察对范畴的结构、划分和性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 目前已成为国内外认知语言研究的热点。

1. 语义范畴的图式结构

典型理论对语义范畴研究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内部结构上, 在于它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提出范畴具有“核心”和“边缘”, 即“典型”和“非典型”这个事实上。根据典型理论, “一个范畴是由一些通常聚集在一起的特征所构成的‘完形’概念”(沈家煊,

收稿日期: 2000 - 01 - 31

1999:4),这些特征并不是该范畴的必要充分条件,而是它的典型特征,完全具备这些特征的是范畴的典型成员,不完全具备这些特征的是非典型成员。就心理图式而言,表示自然范畴的图式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它允许差异,即符合某一范畴图式的具体物质可以不同;填进一个图式的各个空位里的东西是有制约的,但却没有绝对的禁律,这意味着,如果用图式结构来体现人们关于各种范畴的知识,这些范畴的成员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有的完全符合范畴的规定,因而是典型成员,有的部分符合规定,则属于非典型成员。典型成员处于范畴的中心,其它成员视其与典型成员的相似程度分别处于从典型到最不典型之间的各个位置上并具有不同的范畴隶属度(degrees of category membership)。

范畴的典型——非典型的图式结构对语义的研究非常有价值,所以许多语言学家就把典型理论看作是一种语义理论。词的指称范围,尤其是系属词的指称范围就是具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的语义范畴。以“鸟”的指称范围为例,根据经典理论,如果有羽毛、有翅膀、飞翔、卵生是确定鸟类必要且充分的条件,那么任何一个以具备这些特征的动物为指称对象的词都可列入“鸟”范畴,知更鸟、麻雀、燕子无疑属于这一范畴,因为它们均具备上述四个特征。但是鸵鸟、企鹅、蝙蝠该如何划分?鸵鸟有羽毛、有翅膀、卵生,但不会飞翔,按经典理论的“必要且充分条件”这一条,不该列入“鸟”范畴,可是这又有悖于常识;如果凭常识把鸵鸟和企鹅划入“鸟”范畴,那么“飞翔”是否是“必要”条件之一?经典理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利用典型理论关于范畴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的原理却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典型理论对此的解释是:“飞翔”是鸟类典型成员的特征之一,鸵鸟不会飞翔,但它具备鸟类其它特征,因而是鸟类的非典型成员,而完全具备上述四个特征的鸟则为该范畴的典型成员。典型理论既肯定范畴界限客观存在,又正视范畴成员之间的差异,从而解决了这个进退维谷的逻辑难题。

语义范畴的典型——非典型的图式结构有它的认知基础。在范畴化过程中,“显著性”(salience)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范畴的典型成员通常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它们最容易被储存和提取,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它们也最接近人们的期待或预料。从典型成员到非典型成员,“显著度”等级依次递减,譬如一提到“蔬菜”这个词的指称范围,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白菜”,其次也许是“芹菜”、“萝卜”、“豆角”等。当问及“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时,人们会一时难以断言。这个例子说明在蔬菜类,“白菜”具有显著性,而“西红柿”则不然。典型与非典型之分也与人们对事物的“熟悉度”有一定的联系;一个范畴的典型成员通常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而那些我们不熟悉,在我们的心理图式中十分模糊的事物就成为该范畴的非典型成员,这进一步说明了语义范畴成员的典型与非典型之分具有经验基础,具有认知实际。Rosch(1978:27)曾指出:“人类的类属划分(范畴化)不应被看作是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无理据性)的产物,也不应被看作是某些人一时兴致的产物。”类属划分就本质而言是一个概念形成的过程,因此,它必须满足认知对概念形成的要求,也就是说,它必须使认知得以实现。

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语言学、人类学以及认知心理学的调查研究都证明了范畴的典型及非典型具有认知基础。Labov(1973)对 cup, mug bowl 以及 vase 等范畴进行了研究,他以二十多个形状各异的简图对受试者进行回答式调查,让他们指出每个简图分别是什么器皿。这是将输入信息与大脑所贮存的范畴图式结构中的典型进行比较所作出的一种判断,涉及认知的感知和概念两个层次,调查结果显示每个范畴均有指称对象具备该范畴的理

想值,因而具有典型性,也有指称对象不具备理想值,因此处于范畴的边缘区域。Rosch (1975)进行了一项范围更广的实验。她让二百名受试者判断认识对象在何种程度上可被视为某范畴的典型成员。她利用一个1~7的量表并选择了furniture, vehicle, bird等十个范畴让受试者按类别对其成员作出等级判断,1表示非常典型,7表示非常不典型。实验结果表明,每个范畴中的成员呈层次结构连续,有的非常典型,有的非常不典型,人们认识范畴中的成员时,首先认识的就是典型成员,然后才是非典型成员。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这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经典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属于该范畴”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成立的,然而Rosch的研究不仅表明范畴成员的程度差异并不是无意义的问题,而且也证明了典型和非典型之分确属心理实际。

2. 语义范畴的切分机制

Neisser(1976:1)对人类的类属划分曾作出如下定义:“类属划分就是将一个集合中的事物看成是大致相等:把它们归入同一类中,给它们起同样的名字,对它们做出同样的反应。”这里“大致”的意思是“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而不是“绝对地或以相同的方式”。实际上,“范畴就是由那些在我们看来是互相有些联系,并因此而被我们归成一类的事物或事件组成的”(Reed,1982:200)。如若考察一下某个范畴,便不难发现这些联系,它们使得一些事物或事件被系缚在一个范畴中,使得另外一些事物或事件被系缚在另外一个范畴中,维特根斯坦(1953)称这些联系为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并认为范畴正是根据其成员彼此之间这种相互交叉的“家族相似性”切分出来的。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范畴应当是典型范畴,换句话说,人类对客观事物的类属划分不是根据对象之间共同的和必要的属性,而是根据它们与范畴典型之间的相似性。根据“家族相似性”原理,一个范畴的所有成员都联结在一个集合上,由一个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相似性网络系缚在一起,这里的相似性有时是一种总体上的相似性,有时却是一种细节上的相似性。维特根斯坦说:“我认为没有任何词语比‘家族相似性’更能表达这种相似了,因为家族成员在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性格等方面的相似性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互相交错重叠的”(Wittgenstein,1953:31);“我们看出,我们称之为‘词句’和‘语言’的那种东西,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一个由彼此或多或少关联的结构组成的家族”(同上)。

维特根斯坦认为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着“家族相似性”,但不存在任何共同属性。他曾仔细研究过如何给game(即德文的Spiel)一词下定义的问题,他注意到这个词语有多个意义,指称范围也很广泛,包括各种各样的games,它们之间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发现game这个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并没有一套共同属性可用来将它们与不属于这个范畴的成员区分开来,因而没有办法用一组共同的语义特征来包括它的全部义项。他指出,通过对更多的game进行观察,人们发现这些game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在它们之间将找不到任何共同的特征,因此维特根斯坦提出范畴是通过范畴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而不是通过成员的共同特征结合起来的。Rosch和Mervis(1975)也认为furniture和fruit这类范畴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共同属性。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着“家族相似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不能由此得出范畴成员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属性,

其实在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同一,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譬如 board game 不同于 ball game, ball game 不同于 card game,但它们都是 game,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这就是它们之间共同的东西,因此,维特根斯坦和 Rosch 等人认为像 game, furniture, fruit 这些范畴不具有任何共同属性的观点过于极端。在正确批评经典理论忽视词义的经验基础,将语义结构极端理想化的同时,他们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否定了语义的理性方面(见王逢鑫,1996:340)。Jackendoff 认为他所提出的“优势规则系统”可以比较好地处理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虽然人们至今尚未找到一组共同的特征能将一个词(例如 game)和其它词义分开,但在某些情景中,某些特征又足以判断一个词的类型,例如特征(体育、竞争)足以判断大多数 sports games,“优势规则系统”有一组条件,在一定的情景信息中,优选某一条件即可完成归类判断,但“优势规则系统”不太好掌握,譬如,在哪些情况下,哪些条件应被视为优选条件,这没有一套明确的规则。本文的作法不是在“家族成员相似性”和范畴成员的共同属性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而是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使用“家族成员相似性”这个概念,即融相似性和共同属性为一体的“家族成员相似性”,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共同属性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相似性。

“家族相似性”作为语义范畴的切分机制,这具有重要的认知语言学意义。结构主义语文学认为语言符号包含二元关系(见 Leech,1981),符号记载的是客观现实,语言符号只是自然范畴的翻版,人脑的作用莫过于一面镜子的作用。而认知语言学则认为语言符号包含三元关系,符号记载的是经验现实,范畴化并不是自然类别的简单复写,而是包括符号使用者的认知能力和经验在内的认知活动,指称意义涉及符号、人脑、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中间人脑的作用远超过一面镜子的作用,依据“家族成员相似性”切分出范畴就反映了认知语言学这一观点。客观现实中的同类事物或事件之间在被认知之前都存在着相似性这种内在联系,这些联系不会因为类属划分而中断,恰恰相反,类属划分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联系,而且在类属划分之后,这些联系显得更加凸现,因此,范畴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作为语义范畴的切分机制,它的存在和提出充分证明了语义范畴具有经验基础,证明了人脑在范畴化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有了这种机制,范畴化在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一种认知活动,它可以根据目标和需要进行调节,所以对这种内在的机制进行探讨无疑会加深对语义范畴本质的认识 and 了解。

3. 语义范畴的客观属性

认知语言学的典型理论认为在语义范畴的图式结构中,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的地位并不相等,但它们之间的差距没有确定的临界值,另外更为重要的是:语义范畴的边界范围可以具有一定的弹性,没有明确的外延,因此所包含的成员就不能够完全确定,这两种情况决定了模糊性是语义范畴的客观属性。就某一个具体的范畴而言,其典型成员具备该范畴的理想值,处于范畴的中心,有明显的类属特征和较高的清晰度,从典型成员到非典型成员,范畴隶属度呈递减状态,但彼此的极差值是不明确的,依照这个趋势由中心向外延伸,范畴的边缘势必会出现一些人们难以判断的成员从而导致范畴边界的模糊性,正如模糊理论的创始人 Zadeh 所指出的那样:“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模糊类是“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好了的类别”(转引自王逢鑫,1996:340~

341)。值得注意的是:是否认为语义范畴具有模糊性,这已成为经典理论和典型理论的区分之一,经典理论认为范畴内的所有成员地位相等,范畴有明确的边界;而典型理论正好相反,指出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着隶属度差异,范畴的边界是开放性的。

语义范畴的模糊性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既有客体方面的原因,同时又有主体和语言方面的原因。客观世界包罗万象,浩瀚无穷,客体与客体之间通常具有连续性,边界不明确,反映到语言系统中就会导致语义范畴的模糊性,客体的模糊性是语义范畴的模糊性的根源和根据。人类总是生活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进入人们认识领域的客体千姿百态,纷纭复杂,而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认识主体在其认识过程中常常暴露出认识模糊特征,这种主体规定的不精确也是语义范畴的模糊性产生的原因之一。客体世界是连续的,语言符号是非连续的;感知的信息是无限的,语言符号是有限的。人类利用语言,根据“家族成员相似性”原理对客观现实进行切分,从而产生范畴,实质上就是以有限的、非连续的符号承载无限的、连续的外部世界,因此必然带有模糊性;客观存在中的事物和现象比人们的任何分类和任何表示这种分类的语言所能表现的东西多得多,也丰富得多,具有更多的多面性。所以,语言所代表的各类事物及各类现象之间是有过渡状态的,故而对客观世界的任何切分都将产生模糊范畴,因为每次切分得到的两个相邻范畴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过渡区域,不论这种区域多么细小,都将导致这两个相邻范畴的边界不确定性以及范畴边缘成员的类属模糊性。Rosch 曾利用“认知经济性”的原理来解释语义范畴的模糊性,她指出:“每个生物体都希望从其范畴中得到大量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同时又尽可能少地消耗其自身有限的的能力资源”(Rosch,1978:28)。类属划分降低了人类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也就是说,使认知更加经济,反过来,从“认知经济性”的角度来说,一个范畴所能储存的信息越多越好,所需的概念越少越好。无疑,“认知经济性”可以使人脑高效率地工作,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语义范畴的模糊性,根据 Rosch 的观点,语义范畴的模糊性是“认知经济性”的必然产物。

语义范畴的模糊性对词语的模糊性具有很高的解释力。英国语言学家 Kempson (1977) 提出词的模糊性有四种:指称模糊、词义不确定、词项意义缺乏确指和词项确指意义的析取(见俞如珍,1993:57)。然而从认知语言学的典型理论的角度来看,词的模糊性主要涉及类属模糊和指称模糊两种。根据典型理论,所谓语义范畴的模糊性主要是指范畴成员之间在隶属度上存在着差异和范畴边界的不确定性;前者导致某些表示范畴成员(主要是边缘成员)的词语带有模糊性从而形成类属模糊性词语,后者则导致表示范畴本身的词语带有模糊性,即指称模糊性词语。就某个范畴而言,处在中心处的成员的特点是清晰的,成员越是偏离其所属范畴的中心,它们所具有的模糊性就越高,与之相对应的词语的类属模糊性也就越高,譬如,相对于动物范畴而言,星鱼、细菌这类对象就处于一种类属含混状态,故而这两个词语就是类属模糊性词语。类属模糊是指称模糊的基础,如前所述,当一个范畴的成员根据范畴隶属度差异从中心向外延伸时,其边界区域会出现一些成员处于模糊状态,这样,该范畴的指称范围便没有明确的界限从而导致表示这个范畴的词语不可避免地带有指称模糊性,象上面所探讨的星鱼和细菌处于动物类的边缘,其范畴属性是模糊的,如若将“动物”作为一个范畴,那么它的边界是不确定的,指称范围是模糊的,因此这个词语具有指称模糊性,属于指称模糊性词语,这种情况正如 Black (1949:31)所指出的那样:“一个词语的模糊性就表现在它有一个应用的有限区域,但这个区域的界限是不明确的。”典型理论认为模糊性是

语义范畴的客观属性,而语义范畴的模糊性又能很好地解释词语的模糊性,所以,了解语义范畴的模糊性对加深和拓宽模糊语义理论的研究,对进一步认识自然语言中的模糊现象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 Black, M.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M]. Ithaca, N. Y.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49.
- [2] Jackendoff, R.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M]. Mass. :MIT Press. 1983.
- [3] Labov, W.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A]. In C.J.Baily & R. Shuy(eds.) , *New Ways of Analysing Variation in English* [C].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40 ~ 373.
- [4]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5] Leech, G. *Semantics*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1.
- [6] Neisser, Ulric. Introduction :the ec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bases of categorization [A]. In Neisser (ed.) ,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Emory Cognition Project Symposium- Ec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ategorization* [C]. 1976. 110.
- [7] Reed, S. K. *Cognition* [M]. Brook/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 [8] Rosch, E. & C. B. Mervis.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5 , (7) :573 ~ 605.
- [9] Rosch, E.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A]. In E. Rosch & B. Lloyd (eds.) ,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C]. . Hillsdale, N.J. :Erlbaum ,1978 ,27 ~ 48.
- [10] Taylor J. 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 [11]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3.
- [12] 沈家煊. 语法研究的分析和综合[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 (2) :1 ~ 7.
- [13] 王逢鑫. 我国语义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A]. 许嘉璐、王福详、刘润清.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 [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334 ~ 344.
- [14] 俞如珍. 简论词的模糊性、概括性和特指性[J]. *外国语* , (2) :56 ~ 58.

【责任编辑 王松鹤】